

殘碑

沈起予作



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

1935

No. 397

一九二×年——漢口。

前花樓的鳳台旅館正被濃密的夜霧包圍着。已是午夜過了兩點，但客廳上的牌局還不曾散，各間客房內的鴉片聲也嗤嗤的正響得起勁。

旅館的一間狹隘房中，棧着一個初由農村逃出的大病後的青年。每在夜間很早，茶房便來把門外的電門給他關上，使他祇無聊賴地躺在黑暗中輾轉，讓一切的嘈聲在耳膜上打鬧。

這一晚上，他也聽過了窗洞外的往來的步腳聲，小販敲打的銅鑼或竹梆聲，也聽過了街聲漸次稀薄後的那位老乞丐從胸肺的深處所湧出來的似

哭泣又似歌唱的乞討聲。

然而，這些早已聽熟了的聲音，並麻木不了那喀喀作響的空腹，他最後等待着的，還是那客廳上的「拍」「拍」的麻將聲早完。……

「噯，可惜可惜！」突的，牌棹上有一個人說。

「要是張翁的紅中遲打一手呀！」

「那末，這回要歸對而和了。」

又是兩個人這樣附和。

繼續是一些銀錢聲和一些呵欠聲響應在客廳上。孫丘立（這位農村來的青年的姓名）知道是牌已經打完，胸前的脈膊，便不知不覺地加緊跳了幾下。他急忙翻身起來，但已經虛弱到了極點的身體，經這樣一動，眼內不覺現了幾個火圈；於是他急忙把眼簾緊閉着。但這時隔壁的房間又薰來幾股鴉片的氣味，使他口腔內跟着湧出了幾股涎液，幾乎昏暈過去。

過了一晌，他便輕輕地躡足到客廳來；麻將棹已經收好，祇有一個茶

房呼呼地睡在角落上。他高興這回不致有人來打擾他的動作了，但一回首過去，他瞥見着另一個茶房還坐在茶棹傍邊打盹。他急忙想偷過這重難關，但事情偏不湊巧，壁上的時鐘，這時忽然鏗鏘地繼續打了三下，坐着的茶房醒過來了。他仔細看去，幸好這是素來忠厚而對他很好的田煥章，所以他雖在窘迫中，却能比較安心地說：

「田司夫，毛房的電燈關了沒有？」

「已經打了三點鐘了，那有還不關的，你去打開好了。」

茶房說了過後，打了個欠伸，即把頭倚到棹上去睡了。

孫丘立走出了客廳，暫時順着往側所的路走去，但待把門壁上的電燈扭開後，他却舉起後踵輕輕地後退轉來了。

正是三月的夜陰。外面的冷風，還一陣一陣的向屋內吹送，使孫丘立的病後的身軀，打了無數個寒噤。他轉到走廊的半途，即逃也似的，從側門內溜去，再過一個天井，即走到廚房裏去了。屋內泛着一股食物氣味，

這氣味通過他的嗅覺而侵到腸胃時，他祇覺得舌下的涎液一股股地奔湧，心胸不由得益加慌亂地跳動起。於是他很熟習地走近了廚案旁邊，伸手去摸着了一個瓦器的大鉢。這鉢子雖然與昨晚的位置無變更，但上面却多蓋了一塊木板。孫丘立戰兢兢地把這個木板揭下，兩個指頭便本能地往鉢內伸下去了。待他接連把鉢內的殘菜撚起來嚼了幾口，他纔覺得耳鼓上蓋着的薄膜一鬆，頭腦就比較清晰了些。於是他又走到廚案的另一傍，這裏是磚石砌成的一個大灶；灶上的煤火，雖然已用濕泥封去，但泥口中間，尙留有一個小小的空隙。這樣他便急忙轉來又在鉢內擇了幾塊較大的肉，拿到爐灶的泥口上烘熱過後，再行食去，他覺得這帶着微溫的油脂，更是芳香得多了。

得着了物質營養的孫丘立的身體，這纔稍微平靜，兩隻腿已沒有從前那樣抖戰得厲害了。可是得着了物質的補充的腦經，這時却忽地恢復了思考作用；他一起起自己是在偷食有錢人唾棄下來的殘羹時，一種恐被人發

現的恐懼，便又使他不得不把那「生的要求」暫時抑壓下去，而即刻輕輕地轉到自己的房間來了。

二

鳳台旅館的隔壁，是一家海產貨物的堆棧，孫丘立的一間狹窄的房間，特別地緊接着這堆棧的門口。所以他轉到房間後還不會睡上幾時，便又被堆棧前的一陣槓担聲，落貨聲，以及一些與重荷掙扎的從胸肺中迸出來的嘶叫聲，與勞動者所特有的互相咒罵的粗暴聲所驚醒了。

一時茶房提了一壺開水進來，即向他說：

「孫先生，你家昨晚起夜的時候，在廚房那面，見着有貓子的形跡沒有呀？」

突被這樣一問，孫丘立便覺得臉上有些發紅；但他還不會回答時，田

煥章又繼續說道：

「不知是那家的貓子，真厲害；從前兩晚起就來偷我們的『番菜』喫，昨晚連我們特別蓋上的木板也都弄翻了。夥計們以為是在夜裏有人起來偷去私賣，現在都在那邊鬧。但是昨晚是我守夜，那裏有人起來偷呢！」

孫丘立不知這話是在爲他辯護，抑是由於真的不知道；可是他的發跳的胸窩，却隨着這一段話而暫時安定下去了。於是他帶着無事的口吻說：「貓子我倒不曾見過；不過我知道你們開的飯，都是客人們喫剩了的東西，還有什麼番菜給貓子偷呢？」

「是的呢，你家。但是你不見我們喫了過後，再剩得有魚刺，肉骨頭，油煎菜等時，我們都要拿來合併在一起的麼？就是因爲要這樣一碗一碗的翻併起來的原故，所以夥計們都叫它『番菜』。據說別的地方還有稱它爲『龍虎鬥』的呢。」

孫丘立也滑稽地笑了。他乘興又故意說道：

「那末，就給猫子偷一點又何妨呢！總不外是肚子餓纔去偷呀！」

可是他即刻見着田茶房不惟無他那樣滑稽的語調，而且更板起勁來說了：

「孫先生，你那能知道。一般有錢人們見着菜不合口胃時，就要罵廚房，打下人；殊不知他們喫剩了的菜，那些窮光蛋們却不能任意地喫個飽呢。你猜！你隔壁的那些力夫們，整天被那些外國運來的貨包子壓得精疲力盡之後，喫了些什麼！……」

孫丘立暫時把耳朵側了過去，果然那整天不斷的，用杵槓拍着節奏的「噹啲！噹啲！噹！噹！」的苦力們的急迫而呻吟的喊聲，又重新鼓進他的耳朵來了。但茶房即刻又把話繼續下去：

「你以為那些殘羹剩菜不值錢麼？把它拿到前花樓或河街去加上幾桶水，再用點乾柴燒漲，你看那些力夫們都拚命地化費兩個銅板來

搶！」

這樣談呀談的，孫丘立纔知道他昨夜所偷喫的殘羹，竟是勞動者們所食的「番菜」；而且茶房們的販賣這樣的「番菜」，竟是一筆很大的外水。不過事情的逼迫，並不會使他有推想這些仔細的餘裕，因為田茶房把話題一轉，這回的確是關乎他自身的事了：

「孫先生，我看你還是早些設法到南京去好了。你的病雖然還待調養一會，但我想你在這裏祇有把病拖延下去的。」

「是的，路費一到我就起程，這裏的伙食，我也忍耐不下了。」

「伙食麼！現在連拿點開水，賬房都要說閒話了！」

「啊？我的棧房錢纔一個禮拜未付，賬房就可惡到這樣麼？」

「噯！這種地方，認得的祇是錢；有錢的來棧，就稱呼得大人上大人下的，對無錢的人，他們就什麼事也做得出來」

田茶房的話剛說到這裏，祇聽見「你把那……」的京調聲音，拍和着

一雙拖鞋的踏響，另一個茶房彈着指頭，搖擺地走進來了。半新舊的棉袍，斜掛在肩上，都市流痞的特徵，十足地表現在臉上。這人名叫王金華。

王金華雖然是在這旅館中當茶房，但他却有不明不白的一手，使旅館的賬房也不敢得罪他——與其說是不敢得罪，寧說還要利用他。譬如旅館中棧下了缺少事故的學生，或初次出門的旅客之類的人，偶一粗心時他總會使你的銀錢或重要行李損失一點數目，但如有闊綽而勢大的客人們偶然失掉了什麼東西時，他却也有即刻去清察回來的本事。譬如與孫丘立一同來這裏的朱大人，有一次從娼妓桂紅的房中轉來見着自己的手提皮包失了踪時，他即去追問賬房，賬房便即刻去託附王金華，王金華於三小時內便去把替他捉拿回來了。他爲何有這樣的路數，一般人都不知道；大家對他的這種本領的懷疑，往往被他是什麼『幫』的小首領一句話解釋了。

「喂，是你在這裏麼；昨天晚上好不快活呀！她媽的，還是個初出茅廬的傢伙！哈哈……」

王金華走進這窄小的房中，一見着田煥章也在這裏，便放着粗糙的喉音這樣連說帶笑起來。

「從來獨安里的窩子我沒有遇過一個好的；你看那龜蛋們滿臉的胭脂，滿身的綢緞，但祇要你上床去把她的上下衣服一脫，她媽的，纔不是脚下的疳瘡，就是腰間的梅毒——一身都是爛肉！噯，老田，昨晚那隻鄉下貓真舒服，年紀又小，肉又好，又——」

「噯，你開心了！」

田煥章勉強這樣回答了一句，卽把開水壺提在手上，在床上的孫丘立，也一面注視着王金華的做丑角似的姿式，一面好奇地聽着。喜不可忍的王金華又繼續比起手勢來說了：

「媽的，我見她還有些害羞，我纔曉得她的生意做得不久；我偶然問起她的來歷，她纔說她的老子要抽大烟，五十塊錢就把她賣進城來了。我見着她七呀八的說得要哭了，便卽刻止住了她的口，媽的，莫花了錢賣個

「不開心！」

本來這一段話，照例是不會向田煥章講的，因為旅館內還有好嫖野雞的茶房，纔是王金華談話的對手。但今天他一從獨安里轉來時，即湊巧遇着賬房吩咐了他一件事，他就毫不遲延地——他對於這些事從來不會遲延過——一直走進了孫丘立的房間，田煥章即成了不得不聽他這一段開心話的人了。

可是王金華雖然爽快地說了一大堆，却祇見田煥章老是回答得不起勁；這沒趣的感覺，纔使他想起賬房吩咐他的事情來；於是他的眼睛突然變成了陰險，一回頭過來便揶揄地向着孫丘立說：

「喂，孫先生——錢還不來麼？賬房看朱大人的面下，纔承認等你家中的錢來，現在已經過了一個禮拜了，怎樣呢？」

事情雖然不過是催賬而已，但這樣的口調，却頗有些令人難過；於是孫丘立祇得窮窘地回答道：

「我想，過幾天總可以來的。」

「你要曉得，朱大人昨晚到賬房去打過招呼，說他不能再担保你的旅館錢了。賬房老板要你一兩天內設法，不然就請你把被窩留下，另外高昇。」

王金華吩咐式地說了過後即出去了，似乎頗有不願與這樣窮極無聊的人多談的樣子。繼續田煥章亦出去了，房中仍然祇賸下孫丘立躺在床上，以病後的身軀，抱着愁憤的心情。壁後的街頭，仍然湧着苦力們運貨的喊聲，和用着杵槓擊地的律響……

孫丘立的腦海正幻閃着旅館的賬房就要來搶奪他的被窩，驅逐他到露天去的兇惡的景象，一下他果然聽見門外有腳步聲逼近了；神經已變敏感了的他，心臟馬上加緊地跳動起來。但待門開後，他纔又放下了心，進來的仍然是田煥章。

「孫先生你家不要作急，過了兩天之後再看罷。我們這裏的夥計都是

些窮人，但也祇會專門欺侮窮人——」

田茶房一面打掃房間，一面這樣說。正在窘迫和憤恨中的孫丘立，忽然得了這樣的安慰，幾乎使他感激得下淚；而且他想着這樣的茶房，或者是所謂江湖上的俠義者了。於是他憤憤地急搶着田煥章的話說：

「王金華也不過是幫旅館的人，爲什麼剛纔竟裝得那樣的討厭呢？」
「你那會曉得；他雖是在當茶房，他的不三不四的朋友却多得很。那一『幫』人窮雖是窮，但却是不仇恨有錢人的。他們要用要穿的時候，祇知道偷扒騙取，上他們的當的，反是無錢的人居多。」

田煥章整理好了房間後便又出去了。望着快要到了正午，旅館中許多莊客，商人，閑暇者，消費者們，都漸漸地從鴉片的昏醉或麻將的疲勞中回醒過來，起來不斷地打着呵欠，吐着一口一口的濃痰，等待着開飯。

孫丘立知道他的一碟鹹菜，一碗荳芽湯及冷飯之類的飲食，必定要待其餘的客人都喫完過後，纔會擺在他面前來，所以他祇好仍然躺在床上，

腦內交替地印着田煥章及王金華的兩個不同的姿影。他一起前一個時，他覺得自己雖是在烏暗的黑焰中，却有一道毅然紅光點耀着，一憶及後一個時，便覺得四周又是迷瘴密闔起來了。不過卽在這樣的幻想中，那牢牢地抓住他的心的，還是「你要曉得，朱大人昨晚到賬房去打過招呼，說他不能再担保你的旅館錢了。賬房老板要你一兩天內設法，不然就請你被窩留下，另外高昇。」的兇狠狠的一段話。